

“尴尬到脚趾抠地”的演讲

7月17日，万斯在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接受提名，正式成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、前总统特朗普的竞选搭档。7月22日，也就是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后的第二天，万斯开启了首场个人竞选活动，地点就选在老家俄亥俄州米德尔敦市的高中母校。

当天，万斯发表了一次时长40分钟的演讲，面对工人选民群体，他试图唤起家乡人民的共同记忆。比如，他在演讲中讲了一个“汽水笑话”：“我昨天喝了一杯无糖‘激浪’汽水，今天又喝了一杯，他们（指民主党）肯定会说这是种族主义。”

美国《大西洋月刊》介绍说，“激浪”是一种与阿巴拉契亚地区紧密相关的柠檬汽水，深受美国底层白人喜爱。万斯试图用这个阿巴拉契亚地区的“象征”，拉拢美国底层白人选民。

这个“笑话”让万斯自己笑得不能自己，可现场却只有稀稀拉拉的笑声。随后，万斯试图自我解嘲，孰料场面更加尴尬。而据美国媒体报道，类似的尴尬场面在那场演讲中不止一次出现。

演讲中，万斯不忘提及哈里斯，称他原本将与哈里斯辩论，但“现在特朗普要跟她辩论了，说实话，我有点生气”。听众们随即附和着发出嘘声，但这一举动让万斯“断片儿”了，支支吾吾地尬笑起来。

哈里斯竞选团队迅速抓住机会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嘲讽万斯尴尬演讲的内容，称连亲共和党的福克斯新闻都不忍直视，中途切断了他的演讲直播。共和党前顾问马克·麦金农直言，万斯的表现疏远了潜在支持者，给共和党造成了负面影响。

接着，万斯在2021年接受采访时的一段争议言论也被扒了出来。他当时说：“美国正在由‘一群生活悲惨、没有子女的爱猫女士在管理’，并且提到了副总统哈里斯的名字。此外，万斯还曾建议对没有子女的美人征收更高的税，增加有子女家庭的投票权重。”

尽管万斯7月26日出面辩解，称“这是为了批评民主党变得反家庭和反儿童”。但实际上哈里斯是一些有利于父母育儿和家庭政策的支持者。万斯的“旧账”在全美引发轩然大波，哈里斯竞选团队则借机将万斯描绘成一个有着“脱离现实”思想的“怪人”。

共和党内部有人认为，哈里斯方面针对万斯的反击，打了特朗普阵营一个措手不及。作为共和党的“金主”，对冲基金AQR资本管理公司联合创始人克利福德·阿斯尼斯直言，特朗普对竞选搭档的选择“完全是过度自信”。

留给特朗普的时间不多了？

万斯除了年轻，他从经历曲折的穷小子到高学历的风险投资人的生人轨迹，也是所谓“美国梦”的写照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来自关键“摇摆州”。

俄亥俄州位于美国中西部五大湖地区“铁锈带”，此外还包括纽约州西部、宾夕法尼亚州西部、印第安纳州、密歇根州、伊利诺伊州、西弗吉尼亚州、艾奥瓦州、威斯康星州东南部等地。这一地区曾因丰富的煤铁资源而成为美国的工业中心，但后来成了美国制造业衰败的象征。

这种变化也使得该地区从传统的民主党“票仓”，逐渐转变为共和党的“票仓”。而据美国选举预测机构Decision Desk HQ统计，7个关键“摇摆州”将决定2024年大选的结果——亚利桑那州、佐治亚州、密歇根州、内华达州、北卡罗来纳州、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。

“铁锈带”叠加“摇摆州”，出身该地区的万斯可以帮助特朗普巩固选民基本盘。但他的劣势也显而易见，2022年才在特朗普支持下当选参议员，缺乏在全国范围内的选举和从政经验。而且，特朗普和万斯这对组合，在吸引非洲裔和拉美裔选民方面也没有优势。

特朗普曾宣称，竞选搭档的选择对大选结果没有多大影响，主要得看总统候选人是谁。他选择万斯作为副手时，共和党对赢得大选正信心满满。然而，随后发生的拜登退选，打乱了共和党的阵脚。万斯

8月2日，万斯度过40岁生日。半个月前，这位参议员被特朗普选中，成为2024年美国大选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。如果特朗普胜选，万斯将成为上世纪50年代以来最年轻的美国副总统。

彼时，特朗普刚经历了未遂刺杀事件，一时风头无两。万斯的加盟将为选战注入年轻力量，而且特朗普希望他能帮助巩固选民“基本盘”，赢得一些关键“摇摆州”的选票，并且能在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中有好的表现。

然而，自拜登宣布退选并支持副总统哈里斯代表民主党出战以来，被“翻旧账”的万斯支持率走低，他的一些言论和表现也招致更多质疑，共和党内部对这位“当红炸子鸡”的担忧情绪正在扩散。

在过去半个月的表现，则进一步加剧了共和党内部的担忧。

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24日援引民调分析师的话报道称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万斯的平均净支持率为负6%，使之成为1980年以来首位在竞选活动中净支持率为负值的副总统候选人。有共和党众议员说，万斯是“所有选项中最糟糕的一个”，他对选情没有多大贡献，甚至有人说“如果特朗普在11月大选中落败，就怪万斯”。

民主党人瞅准时机对特朗普阵营发起攻击，哈里斯团队开始暗示特朗普“选错人了”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、民主党人舒默7月28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档节目中揶揄，特朗普选了一个比自己“更不靠谱”“更加极端”的竞选搭档，留给特朗普换人的时间不多了。

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政治策略师诺沃特尼说，“万斯不是一个政治选择。”“他被选中并非为了争取某些选民群体，只是因为特朗普信任他，并愿意与之共事。”他说。

不过，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宣称，特朗普一点也不后悔选择万斯，坚称二者之间“有良好的化学反应”。特朗普在7月24日被问及是否会更换竞选搭档时说：“不，我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他做得非常好。他真的抓住了人心。”

万斯背后的“贵人”“金主”

万斯成为特朗普竞选搭档的同时，他背后的“金主”也被公之于众——美国保守派风险投资人、亿万富豪彼得·蒂尔。在《今日美国报》看来，蒂尔不仅是万斯改变命运的“贵人”，更是他在政治上迅速崛起的主要推手。

万斯与蒂尔的交集始于2011年。彼时，万斯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深造，蒂尔则到耶鲁大学法学院作了一场演讲，两人自此结识。按照万斯的说法，蒂尔的那次演讲对他而言至关重要，不仅唤醒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，还让自己意识到并不想从事法律工作。

从耶鲁大学毕业后，曾在华盛顿待过一段时间，后来回到美国西海岸的硅谷，进入科技行业。他曾在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工作，后来加入蒂尔创办的风险投资公司Mithril Capital，并成为合伙人。

现年57岁的蒂尔是在线支付平台Paypal的创始人，还参与创建了应用软件公司Palantir，同时是对冲基金公司Clarium Capital的总裁。他投资了社交媒体“脸书”和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(SpaceX)，同时还是风险投资公司Founders Fund的合伙人。《福布斯》估计，蒂尔的净资产可能达79亿美元。

2017年，万斯离开Mithril Capital公司，加入Revolution投资公司并成为合伙人。2019年，万斯成立了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Narya Capital。该公司得到了蒂尔等富豪的支持。

2021年，万斯进军政坛竞选参议员时，蒂尔向他提供了1000万美元捐款，后来又追加了500万美元。作为共和党的长期“金主”，2000年以来蒂尔为共和党的竞选活动捐款超过4900万美元。

更重要的是，正是由于蒂尔的牵线搭桥，曾经站在特朗普对立面、大骂他是“美国希特勒”“文化海洛因”的万斯，才在2021年前往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与特朗普首次会面。那次见面之后，万斯对特朗普的看法开始转变，并在其支持下当选参议员，如今成为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。

正因为如此，万斯也被视为特朗普与硅谷科技界“大佬”之间的“桥梁”，后者此前大多是民主党的传统支持者。不过，万斯在这方面的作用也不应被放大。拜登退选、哈里斯团队接管总统竞选活动后24小时内，哈里斯竞选团队就筹得创纪录的8100万美元。哈里斯竞选团队7月28日表示，她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一周内，已筹得2亿美元，其中66%来自新的捐助者。

现在距离11月美国大选投票日已不足百天，预计哈里斯将在本周获得民主党提名并敲定竞选搭档。这意味着万斯的真正对手也将浮出水面。



7月15日，在美国密尔沃基，万斯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。 新华社发

万斯，潜在的包袱？